

高阳作品·红楼系列 8种13册

融艺术想象与历史考辨于一炉，复原曹雪芹及其家族荣辱兴衰的人生画卷；上至军国大事，下至市井逸闻，尽入笔端；小说笔法，史家眼光，自成一家之言。

高

阳

作

品

红

楼

系

列

高阳 著

大野龙蛇

第二册



高 阳 作 品 · 红 楼 系 列

高 阳 著

大野龙蛇

第二册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野龙蛇(全三册)/高阳著. —北京:生活·
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06.3
(高阳作品系列)
ISBN 7-108-02418-7

I. 大... II. 高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9466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。

高阳(1926—1992年)，本名许晏骈，字雁冰，浙江人。出身于钱塘望族。1962年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《李娃》，一鸣惊人。《慈禧全传》、《红顶商人》、《胡雪岩》、“红楼梦断”系列等使他成为当代知名度最高的历史小说家之一，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。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真实，又擅编故事，论者称其“擅长工笔白描，注重墨色五彩，旨在传神，写人物时抓住特征，寥寥数语，境界全出”。一生著作凡九十余部，约105册。

高阳作品·胡雪岩系列

胡雪岩（全三册）

红顶商人

灯火楼台（全三册）

高阳作品·红楼系列

红楼一家言

秣陵春(红楼梦断第一部)

茂陵秋(红楼梦断第二部)

五陵游(红楼梦断第三部)

延陵剑(红楼梦断第四部)

曹雪芹别传（上下册）

三春争及初春景（全三册）

大野龙蛇（全三册）

高阳作品·清史小说系列

水龙吟

印心石

苏州格格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刊行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总有三四天，曹雪芹一直觉得心头像压着一块铅似地，气闷得难受。晚上还做噩梦，一下子惊醒了，上半身硬挺起来直坐着，浑身冷汗淋漓，心跳不止。

“不行！”送灶那天的半夜里又是如此，被闹醒了的杏香说：“明儿得找老何给你开一服安神的药，快过年了，你这样子会让老太太担心。”

“不必服药，再过两三天，把那一片血光忘掉了就好了。”

“都几天了？”杏香数着：“十九、二十、廿一、廿二、今儿廿三，五天工夫——”

五天之前是十二月十八，曹雪芹到琉璃厂去买了纸笔，又到菜市口的西鹤年堂，为马夫人去配一服膏滋药，正跟伙计在议论方子时，只听得人潮汹涌，往外一看，宛平县的差役，正在撵开十字路口的摊贩。

“这是干么？”

“自然是刑部有差使。”伙计也诧异，“都快过年了，怎么还杀人？”

“啊，不好！”曹雪芹失声惊呼。

西鹤年堂的顾客与伙计，把视线都投了过来，脸上皆是狐疑之色。似乎每一个人都在心里问：要杀的是这个人的什么人？

曹雪芹警觉自己失态，不免有些发窘，定定神，索性大大方方地说：“只怕是川陕总督张广泗要处决了。”

“芹二爷跟他是熟人？”有个伙计问。

“认识而已。”

这时便有许多顾客到门外去看热闹。有的就爬上柜台，从高大的石库墙门望出去，视线颇为醒豁。伙计因为曹雪芹是熟人，特意端了一张“瞭高”用的梯椅放在门边。曹雪芹安坐在上，居高临下，十字路口那三五丈方圆的一片刑场，看得非常清楚。

不久，车走雷声，直驶菜市口南端的半截胡同，那里有个敞篷，向来是监斩官休息之处。接着，刑部司官骑马率领一批差役，押着露顶的囚车到了，车中两名差役夹护张广泗，他穿一件黑布棉袍，双手反剪，背后插着斩标。头上当然没有帽子，花白头发在凛冽的西风中，往上乱飘着。他的脸也往上扬着，神色自不免悲愤，但曾绾五省兵符的气概犹在。

但只一瞥之间，曹雪芹就看不到张广泗的脸了，因为这家相传“西鹤年堂”四字为严嵩所书的明朝老店，在菜市口北面。囚车驶到十字路口正中停了下来，张广泗面南而跪，曹雪芹只能看到他的背影。

就这时人丛中闪出来几个人，踉踉跄跄地奔到张广泗两旁跪下，一个个涕泗横流，且哭且诉，只以隔得远，听不清是何言语？但张广泗面前的情形却一看即知——已有人在他面前铺下一张芦席，陈设酒菜香烛，是要生祭张广泗。

果然，点燃了香烛，那些人自两旁拥向正中，下跪磕头，号啕大哭，然后有个后生从芦席上捧起一大盅酒，走到张广泗面前，复又跪下，将酒盅送到他唇边，但见张广泗仰起脖子，杯底

慢慢朝天，是把那盅酒都喝干了。

这时刑部的司官，率领差役上来干涉了。须臾之间，移去祭品与芦席，与祭的人亦驱回人丛之中。扎束得干净利落的刽子手，亦已抱着行刑的鬼头刀，徐步而上。最后是等监斩官一到，便是张广泗伏法之时。

监斩官便在半截胡同口的敞篷之中，刑部司官将他们去请了来。

两人都是行装，前面一个戴亮蓝顶子，脑后拖着一条花翎；后面一个却戴着红顶子，这是御前侍卫德保与刑部侍郎勒尔森，品级是勒尔森高，但德保以御前侍卫奉旨监刑，算是“钦差”，而勒尔森虽亦奉旨，却以本身职责便有监刑一项，所以跟随在“钦差”之后。

两人到了张广泗面前，是斜站在他西南面，面向东北，正对干清宫那个方向。曹雪芹看到他们跟张广泗曾作交谈，猜想是问他有何遗言？问得少，答得多，想来不是诉说冤屈，而是临刑以前，还有一番君恩未报的话，托监刑官代奏。

问答完了，德保、勒尔森往前走了数步，转过身来，在张广泗身后，面向东南，这才是监刑。刽子手便从张广泗身后闪了出来，先向监斩官行礼，只见德保开口说了话，不知交代什么，然后，刽子手走到张广泗面前，屈膝打个扦，也说了句话——这句话曹雪芹知道，凡是命官处斩，刽子手一定先说一声：“请大人升天！”有的人只听得这一句话，三魂六魄就出窍了。

张广泗却身子不动，似乎神色如常。刽子手起身走到他身后，将左手抱着的刀，交到右手，反握刀把，刀口向外，刀背贴臂，手向内一弯，刀尖长出肘弯，曹雪芹心想：这该如何“砍”法？

一个念头尚未转完，答案已经有了，只见那刽子手起左手在张广泗肩头一拍；张广泗似乎受了惊，上半身往上一挺，脖子自然伸直了，那刽子手是预备好了的，弯起的右臂往胸前一带，刀锋切入张广泗脖子后面的关节，然后轻轻一拖，脑袋便往前垂落，但并未身首异处，喉管断了，喉头那部分却连皮搭肉，吊住了脑袋——这是张家事先花了钱的。刽子手的好处也就在这里，出一趟“红差”照例领四两银子，三四个月不出差是常事，但只要遇到“伺候”有钱的死囚，看身家弄个几百银子是很容易的事，因为脑袋一切下来，皮肉向外翻转，很难再缝得上去，必得断而不断，有一部分连着，才易于措手。当然，这也是凭本事挣钱，手法不到家，多使了一点劲，人头落地，那就不但一文落不到，而且还得挨中间人的骂。

使得曹雪芹受惊的是，张广泗的脑袋往胸前垂落的同时，血往上漂，喷射如箭，那一片血光深印在他脑中，很难抹得掉，以致得了这么一个略如怔忡的毛病。

第二天一早把老何找了来。杏香说道：“芹二爷那天在菜市口看杀张广泗，受了惊。老何，你给看一看。”

“喔！”老何望闻问切一步一步来。细细切完了脉说：“血不归脾，不要紧。杏姨，有人参没有？”

“怎么？”杏香一惊，“要服人参！人虚得这个样子？”

“不！‘归脾汤’一共十味药，人参只要二钱就够了。”

“老何！”曹雪芹说：“要是一服汤头，让太太知道了，可不大好。”

“血不归脾则妄行，所以治妇人经期不准，也可以用‘归脾汤’，就算杏姨服的好了。”

“此计大妙。”曹雪芹说：“你索性写几句脉案在上头，太太

问起来，更容易搪塞。”

老何的医道真不错，一服“归脾汤”，药到病除。年底下全家皆忙，反倒是他萧闲无事，整天只是逗着儿子玩。

腊月廿八那天一早，门上来报“四老爷来了”。迎出去一看，曹颀神态安闲，仿佛有了什么很得意的事。

“你今儿有工夫没有？”他一开口就这样问。

“有，有。”曹雪芹问道：“四叔有什么事？”

“回头再说。先看看你母亲去。”

于是到了马夫人那里，在堂屋中落坐，全家包括秋月在内都来见礼问讯，“太太你看，”秋月笑指着曹颀说：“四老爷的气色真好，印堂多亮！又要走运了。”

“是啊！”马夫人也说：“我也觉得四老爷仿佛越来越后生了。精神好，凡事有劲，自然就会走运。”

“走运倒不见得，不过一过了年，大概会动驿马。”

“怎么？四老爷要放出去了？”

“不是。”曹颀答说：“要出一趟差，大概二月里动身，端午才能回来。”

“是差遣到哪儿？”

“江南。”

“那好啊！”马夫人笑道：“这趟差使，一定又得了多少首好诗。”

“诗是一定有的，也不会少，好不好就难说了。”

杏香性子比较急，插嘴问道：“说了半天，四老爷倒是什么差使啊？”

“这话说来就长了。”一个急，一个偏偏缓缓道来。曹颀看着曹雪芹说：“和亲王府快完工了，回头你去看看。”

为何要曹雪芹去看？一个哑谜未破，一个疑团又生。秋月知道“四老爷”说话，有时道三不着两，“跑野马”扯得很远，便提醒他说：“四老爷，你说你江南的差使吧！”

这回曹频倒是很快，简捷了当地答说：“去勘察行宫。”

原来和亲王府的工程已近尾声，本主去看过几次，深为满意，当时便跟曹频表示，乾隆十六年圣母皇太后六旬万寿，皇帝奉侍南巡，已经定议。江南各处的行宫，皆须重修，他决定保举曹频充任这个差使。

“如果沿运河一路勘察过去，那快得一年的工夫，所以决定分头派人。”曹频欣然说道：“派给我的是几个好地方。”

“有南京没有？”马夫人问。

“当然有。从扬州开始就归我了。”曹频一个一个数：“扬州、镇江、南京；往回走是无锡、苏州、嘉兴、杭州，还有海宁。”

“那是看潮的地方。看潮是在八月里。”

“不是去看潮。”曹频答说：“南巡总得有个冠冕堂皇的题目，总不能说是陪太后去大逛一趟，所以说是巡视海塘。不过，这回驻蹕最久的地方，是在杭州。听说还要到绍兴。”

“到绍兴干什么？”杏香问说。

话一出口，曹雪芹便拉一拉她的衣服。因此曹频未曾回答，杏香也就会意而不问了。

“二嫂，”曹频说道：“这回我仍旧想把雪芹带了去。行不行？”

听得这话，曹雪芹立即面有喜色。马夫人自觉朝不保暮，不愿爱子远行，但看到曹雪芹的脸色，毫不迟疑地答说：“行！怎么不行？”

曹雪芹倒想到了，“四叔，”他说：“到时候看，如果我娘没

有什么，我才能放心跟了四叔去。”

“当然。”曹颀点点头，“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我想旧疾也不会复发。”

“是。”秋月接口，“太太的病，从没有在春天发过。”

“那好。我也放心。”

接下来便谈往事了。马夫人提到当年“康熙爷”南巡的种种故事，杏香从未听过，竟出神了。

但曹颀却有些心不在焉的模样。秋月发觉了，乘马夫人谈得告一段落时，便即提醒：“四老爷只怕有事？”

“我想带雪芹到和亲王新府去看看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马夫人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曹颀终于揭开了疑团，原来和亲王弘昼，已定在“人日”——正月初七那天，大宴宾客，畅游新园，亭台楼阁，画桥曲沼，都待贵宾赐嘉名，题楹联，其中主客是和亲王的叔父慎郡王允禧，他是圣祖的第二十一子，别号紫琼道人，又号春浮居士，性喜翰墨，已有两部诗集刻出来了，一部是早年所写，题名《花间堂诗钞》；一部在去年才问世，名为《紫琼岩诗钞》。

他与果亲王允礼同为勤妃陈氏所出，与曹颀也很熟，知道和亲王邀他游园，是要请他题名制联，这仿佛有“面试”的意味在内，当着众多宾客，如果不能即时“交卷”，未免与面子有关。偏偏慎郡王作诗，才气虽高，却属于“岛寒郊瘦”的苦吟一路，少的是捷才；可也不便先去逛一逛，有了宿构比较容易应付，因此，他将曹颀找了去，除了细问新园景致以外，又交下一桩差使，希望先虚拟几个匾额联对，供他参考。

这就是曹颀这天邀他侄子去看和亲王新府的原因，为的

是为他“捉刀”，也是为慎郡王“捉刀”。讲明了缘故，不但曹雪芹自己有些得意，大家也为他高兴，都觉得这是很有面子的事。

“王府有王府的规制，”马夫人告诫爱子：“虽说不能俗气，可也得富丽堂皇，你别胡言乱道，带出不妥当的字眼来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曹雪芹笑道：“娘这‘富丽堂皇’四个字，我斗胆改两个字：‘典雅堂皇’。”

“不错，就在这四个字上下工夫。”曹颀又问：“你见过慎郡王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曹雪芹又说：“不过我听人谈过，慎郡王学郑板桥的字，可以乱真。身在朱邸而有江湖之思，想来是容易相处的。”

“他外家是海宁陈家，所以好跟南士交游。几时我带你去见见他。”

“是。”曹雪芹说：“等交了差再说。四叔，咱们这会儿就走吧。”

王府的正屋有一定的规制，格局方正，呆板无比。只有在所用的材料上来分好坏。但花园争奇斗妍就大不相同。

朱邸大宅的花园，不是在后，就是在西。因为东为上首，为建家庙祠堂之地，昭敬肃穆，既不宜游观，更不宜住眷属。和亲王新府的花园，占地甚广，包括北、西两面，有一道回溪，萦绕楼阁——京城的名园，不光是有钱就能修建的，因为园中池沼，须有活水，而这一脉有源头的活水，是“无价之宝”，不是花钱买得到的。

京师的水源，在西郊玉泉山，曲折东南流，称为“玉河”，又

称“御河”，从元朝以来便归皇家严格控制，怕拿玉河的水弄脏了，据说连在河中洗手都是禁止的。

玉河水由德胜门入城，汇成三个大湖泊，称为“外三海”，又称“海子”，最北面的称为“积水潭”，经过德胜桥，在德胜门之东；外三海中最大的“后海”，自东北至西南，水流渐狭，通过银锭桥折而往南，偏东扩张，便是“前海”，又称“什刹海”。后海与前海接壤之处，恰在鼓楼西面，这一带在明朝称为“西涯”，为李东阳故居所在之地。和亲王新府，便在“西涯”之东。

曹雪芹随着曹頔，遍历全园，最后登上一座仿照苏州拙政园中见山楼而建的桥楼——桥上建楼，形如水榭，西南至东北，一共五间，开窗远眺，西山历历在目，这是异于其他名园的一处主要构筑，曹頔关照好好题个名称。

“名之为‘延爽楼’，如何？”

“太泛了。”

曹雪芹左右回顾，但见楼台照影，波平如镜，在他所到过的京师名园中，像这样大的池子，实在少见。念头转到这里，想起他母亲的话，立即问道：“四叔，闸口加大，是不是亦要奉旨？”

“当然。引玉河水入园，必得奏准。想多引玉河水，把闸口加大，更非奉特旨不可。”

“那，就纪恩好了，叫作‘恩波楼’。”

“好！”曹頔连连点头，念了两句唐诗：“‘束帛仍赐衣，恩波涨沧流。’”

“这应该拿宋之问的画鹤诗来解释：‘鸾飞竟不去，当是恋恩波。’”

“恩波的典很多，慎郡王自己会解释。”

“我想，”曹雪芹又说：“‘延爽’二字，仍旧可用。西面是‘延爽’，东面就叫‘迎紫’，制两方匾挂起来也很好。”

“也行。”曹頔又出题目了，“还得来副对子。”

“这要集句才好，得回去翻翻书。”

“你集字好了。”

集句为联，早就有的；集字为联是近来的风气。当然是照唐玄宗出古人真迹，命集贤院集字为文的例子，须专集碑帖。曹雪芹想一想说：“我集楔帖吧。”

“楔帖”便是王羲之的兰亭序。曹雪芹临窗静坐，先将兰亭默诵了一遍，约有一顿饭的工夫，可以交卷了。

“我集了两联，一联八言，一联七言。”

“先念八言的。”

“是。”曹雪芹念道：“幽气若兰，虚怀当竹；闲情在水，静气同山。”

“不佳，不佳。”曹頔兀自摇头：“‘幽、闲’两字都不妥。这里没有竹，山又太远，完全不切。看七言那一联怎么样？”

曹雪芹便又念：“人品若山极崇峻，情怀与水同清幽。”

“也不见得好。”曹頔说道：“且留着再斟酌。”

曹雪芹好胜，凝神沉思了一会说：“这一联如何？‘会文人若在天坐，怀古情随流水生。’”

“上联好，‘人若在天坐’写景甚妙，也切合主人的身份。下一联还得琢磨，凭空来个‘怀古’，太突兀了。”

曹雪芹还想构思把下联改妥当，但新油漆的气味极重，而且遍地刨花木屑，尚未收拾，除了这座桥楼以外，连个坐处都没有，只好回家再做商量。

“四叔，你还是请到我那里去喝酒，等我把稿子都弄出来，

你好带了走。”

“对！我也是这个主意。不过，”曹颀望着楼下说：“等我先交代工头几句话。”

工头叫黄三，就在楼下待命，由小厮唤了上来，他先开口问道：“四老爷、芹二爷，饭已经备好了，是不是现在就开？”

曹雪芹来过两回，知道饭是开在杂乱无章的工寮中，这种朔风凛冽的天气，坐在四面通风的工寮中，吃那冷饭冷菜，实在受罪，所以不等曹颀有所表示，先就辞谢。

“多谢，不必。”

“黄三，饭不在你这儿吃了。”曹颀也说：“有件很要紧的事，得告诉你，王爷定在年初七请客，你得把未了的工程都赶完，收拾干净。”

“年初七？”黄三顿时紧张，“回四老爷的话，年初七万万来不及，中间还要过年——”

“年就别过了。”曹颀打断他的话说：“赶一赶工，我另外有赏。”

“就不过年也来不及。请四老爷赶紧跟王爷去回，无论如何得改期。”

曹颀还在沉吟，曹雪芹便说：“真来不及可也是没法子的事。”

“那么，”曹颀问道：“什么时候可以赶出来呢？”

“最快也得正月初十。”

“好吧！”曹颀无奈，只好点头。

“说实在的，我的工人可以不过年，反正大鱼大肉，犒劳加丰，他们不能不买我的老面子。可就是一样麻烦，四老爷看，”黄三伸直手臂，转着身子，环指四周，到处都是刨花儿、碎木

头，扫齐了得运走。大正月里，照妈妈儿经，条帚簸箕都不准动的，哪有一车子、一车子往外运东西的，王爷的新府，不要图个吉利吗？总得破了五才能弄干净。

他这一番说词，画蛇添足，反倒坏事，曹頌立即收回承诺，“即使你这么说，那就初七交屋好了。”他说：“人家定了初七请客。如今请客虽不能不延期，初七到底把屋子接过来了，在我也算有个交代。”

黄三自悔驷不及舌，既然“破了五才能弄干净”，初七当然可以交屋。只好苦笑着答应下来。

不过，曹頌为人却很厚道，回到专供他办事而临时搭成的小木屋中，关照“请德老爷来”——工部营缮司派到工地来的三个笔帖式之一，名叫德振，专司工款出纳，在三笔帖式居首。

“德大哥，”曹頌很客气地问：“黄三的工料款支了多少了？”

“快支净了。”德振答说：“还剩下一个尾数，三千多两银子。”

“喔，”曹頌想了一下说：“在‘公账’里面支五百两银子，犒赏工人。这笔款子，记在我的名下。”

“这不必了，就算‘公账’好了。”

所谓“公账”是照例所提的，最少二成的回扣，清缮司及工部沾得上边的官吏，皆能分润，但曹頌所提的是大份；犒赏记在他名下，意思是由他一个人负担，将来摊分时如数照扣。

德振的话，当然是好意，不过，他亦微有不满要提醒曹頌，“四爷，向来工程没有验收以前，工款最多发七成，你老格外宽厚，黄三的工款支到九成五了。”他略略放低了声音说：“只怕会有‘都老爷’说闲话了。”